

ZOUCHU TAKELAMAGAN

走出塔克拉玛干

薛仲全电影文学剧本集 学林出版社

走出塔克拉玛干

——薛仲全电影文学剧本集

薛仲全 著

学林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朱志勇

封面设计:沈兆荣

走出塔克拉玛干

——薛仲全电影文学剧本集

薛仲全 著

学林出版社

上海文庙路 120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天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5 插页 4 字数 220,000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4,000 册

ISBN 7-80616-216-x/I·80

定价 12.00 元

正确的选择(代序)

梅 朵

读了《走出塔克拉玛干——薛仲全电影文学剧本集》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电影文学那种执着追求的精神。正像剧本中描绘的那些探险者一样，作者确是能够不计得失，兢兢业业，走自己的路，仅仅是出于对这个事业的热爱，希望对此作出贡献。

多年来特别是近期，相当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忽视了电影文学的价值，而片面地强调电影导演的作用。其实一位优秀的电影导演，是离不开使其可以充分展示艺术才华的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的。电影文学作为电影艺术的基础，与导演的作用一样，无疑是同样重要的。我们现在的一些影片，所以出现“东倒西歪”的现象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还不是因为缺少这个坚实的基础吗？但是，对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认可的，因此，电影文学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。尤其是当前一种单纯鼓吹电影娱乐功能的理论，更助长了这种现象。在如此的氛围下，我们的作者能够兢兢业业地坚持走自己的路，确实让人感到难能可贵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。我们希望我们的电影事业能够再创辉煌。我们必须有一支忠诚地耕耘于电影文学园地的艺术队伍，不管是专业的，还是业余的，对于电影艺术的振兴都是不可缺少的。但是，我们现在在谈到电影问题时却常常强调大制作等等，而忘记了构成电影艺术整体的这个基础，这使人感到十分困惑。

当然,这是现实。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时,从事电影文学创作的作者们,不免会感到一点孤独。但是,可以深信,现实的发展又终究会被证明,他们的所思所行,他们坚持的道路是重要的,是有价值的,他们绝不孤独。

我期望我们的作者不断获得成功,并且有更多的有志于此的作者,手拉手走到一起来,使我们的电影艺术真正建立在深厚的电影文学基础之上,创造自己的未来。这是我的一个愿望。

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目 录

正确的选择(代序)	梅朵
《九龙古剑》.....	1
《阿康》.....	37
《火凤凰》.....	74
《盛宣怀》.....	149
《法门寺》.....	208
《走出塔克拉玛干》.....	252
后记.....	298

九 龙 古 剑

一架 C—47 型编号 222 的飞机在云层里飞行。

机舱里，戴笠靠在软椅上，他的身边放着一个长条形的盒子。

戴笠拿过盒子，缓缓打开，一把金光闪闪的古剑耀眼夺目。戴笠端详着古剑，严肃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。

副官徐焱走过来：“戴局长，上海龙华机场报告，龙华机场上空有大雨，飞机不能降落。”

戴笠皱了皱眉，半晌，决然地：“那我们飞南京。”

飞机在雷雨区中飞行，突然，“轰”地一声，飞机在南京江宁县上空爆炸起火。

戴山半山腰，炸毁的飞机残骸静静地躺在那儿，一截尾部还残存 222 编号。黑如焦炭的尸身散落在飞机残骸的周围不远处，古剑的剑体闪着寒光斜插在山石中，剑柄和剑鞘已面目全非。推出片名：九龙古剑

清东陵裕陵全景。

恍恍惚惚穿过巍峨壮观的牌楼，飘过宽阔庄严的神道，越过大树参天掩映着的神库、耳殿、明楼、宝城重重高墙院落，徐徐下落拱券式的裕陵地宫。地宫里，石门、内壁、券顶布满佛像经文和各种与

佛教有关的图饰雕刻，犹如一座地下佛教艺术石雕馆。地宫金券石棺床上安放着乾隆、两个皇后、三个皇贵妃的棺槨。乾隆梓宫慢慢打开，乾隆穿皇袍盖锦被躺在金银珠宝中，颈上有一串一百零八粒的朝珠，身边有一柄九龙古剑。剑鞘用鲨鱼皮制成，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，剑柄特长，雕有九条紫金龙，蟠身翘首，整把古剑晶莹闪光。

古剑渐渐模糊，金券渐渐模糊，代之以油灯、火把、手电筒的光亮和一阵阵时而响亮，时而沉闷的咚咚声、爆炸声、打骂声、枪声。

一九二八年七月，马兰峪孙殿英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部。

街上一座大宅院。一间别致的具有南方风格的房屋里，红木桌椅，壁上是一幅关公像，墙上悬挂着一把拂尘和黄绫包裹着的宝剑。

个子瘦小的孙殿英：“孙副官，现在前面东陵情况怎么样啦？”

孙副官笑嘻嘻上前：“孙大爷，谭温江师长派人送来消息，谭师长他们已进入乾隆地宫金券，看样子今天要招财进宝了。”

孙殿英：“告诉谭温江师长，打通金券，军官先下去，其后当兵的下去。一定要把九龙古剑找到，把重要财宝收上来，其余各人自己处理。”

孙副官：“昨天我已遵照大爷的命令，派人到谭师长那里，告诉他了。大爷您就等着玩九龙古剑吧。”

孙殿英从袋子里拿出骰子，嘴喊：“天罡。”骰子投下，桌面上两只骰子正好都是九点。

孙殿英连连打哈欠，孙副官忙递上烟枪，点上烟泡，孙殿英猛吸了几口，舒坦地吐了一口气，露出黑牙：“我孙老殿一生最红最得意的时候，就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。有了我的旗号，华北五省无关不通，无卡不破，连外国洋人的码头，我老殿都打通了。张作霖、张宗昌、阎锡山都同我交朋友。”

孙副官讨好地问：“那可不易啊！大爷您是怎样打通五省关卡和洋码头的呢？”

孙殿英得意地说：“‘钱能通神，有钱买得鬼推磨。’包运五省鸦片时，我先派出喽罗，逢关遇卡，先拣大头送钱送烟土，然后再分层赠送，大卡小卡，一律都有。烟土未到，款先送到，这样既打通了关卡还交了朋友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只要运到北平、天津，一本万利，把沿途送掉的收回，还可大捞一把。大家都说，我孙老殿够得上江湖好汉，是难得的朋友。妈的，没有钱，又哪来的好朋友？中国人要钱，外国人更要钱；中国人要小钱，外国人要大钱。你把钱大把大把地送上，有什么关卡打不通？”

孙副官：“听说大爷与上海的黄金荣也是朋友？”

孙殿英长长吸了一口鸦片：“上海洋码头帮口紧，上海青帮由黄金荣、杜月笙把持，租界上的烟、赌、娼三大财源，他们都包干了。我老殿通过天津租界一个帮会头子，把关系搭上了，先用名片向黄金荣问好，他回了一张名片。不久，黄金荣汇来十万元，托我代买十万元烟土运往上海。我把汇来的十万大洋汇还，掏出本钱另外为黄金荣买了价值十万元的烟土，还亲自送到上海。后来我老殿的殿鹰牌烟土销到了上海，咳，上海洋码头真旺，销得比天津还多。”

孙副官：“大爷，卖烟土总没有前面的油水肥吧？”

孙殿英干笑：“那还用说。哎，那把九龙古剑是怎么来的？你再给咱说说。”

孙副官：“乾隆爷墓里有一把九龙古剑，上面雕九条金龙，象征九九归一，表示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。它是新疆的一个部落献给乾隆的，平日里乾隆特别喜欢，死了也葬到一起了。”

孙殿英看了看墙上黄绫包着的宝剑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”

孙副官：“书上这么说的。”

孙殿英面带笑容，边吸烟边说：“识文断字就是好，我孙老殿大字不识一个，这方面你们就强多了。”

孙副官阿谀地：“那又怎么啦？不是咱们识字的都听您大爷的吗？”

孙殿英哈哈大笑。

一随从上来，与孙副官耳语，孙副官：“报告大爷，副师长赵瑶昆在军中蛊惑人心，到处散布开挖东陵伤天害理。”

孙殿英：“这小子，吃了豹子胆了。”

大厅外面喧声嚷嚷，孙副官：“好像是谭师长来了。”孙殿英急忙站起来。

谭温江大大咧咧上来，拱手：“孙大爷，大喜啊大喜！九龙古剑找到了。”

孙殿英大喜道：“谭老弟，辛苦了。”

谭温江双手奉上宝剑：“孙大爷，这把就是乾隆爷的九龙古剑。”

孙殿英接过古剑细看，喜形于色舞起来。舞罢，将墙上的宝剑拿下来，将九龙古剑用黄绫包起来，小心翼翼挂好。

孙殿英：“还有啥宝贝？”

谭命几个士兵抬进数只皮箱，皮箱打开，孙殿英眼花缭乱，心花怒放：“今日可是杠头开花，满堂彩。快传我的命令，收拾好洞口，全体迅速开拔。”

汽车行驶在途中，孙副官骑马拦住，下马，向孙殿英耳语。

孙殿英怒目：“赵瑶昆这小子，要反了！（压低声音）快派人把他给剋了，要干净利落。”

月黑风高，赵瑶昆骑马行军，突然数个蒙面人从旁冲出来，乱刀砍杀赵瑶昆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一九二八年八月初，青岛码头。

“陈平丸”轮船缓缓靠岸，旅客拥挤着上岸。

一行警察，分开人流上船，冲进客舱。

两个高大汉子，背着包袱正往外走，警察用枪抵住，两汉子叫嚷，被绑上，簇拥带出。

警察局审讯室里，桌子上放着珍珠、手表、戒指、钱钞等。

警官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张岐厚。”

“珠子哪里来的？”

张不响。

警官：“老兄，不要不开口，动起刑来何苦呢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还是讲吧。”

张岐厚沉默半晌，终于开口：“我是孙殿英军部随从兵，一个月前部队挖了乾隆爷、西太后坟墓。当官的拿过后，我随一副官下去拣了三十六颗珍珠。当兵苦，我想回安徽宿县老家种田去。和我一起的那个人是我同乡，他没到过东陵。”

警官睁大眼睛：“你们挖了乾隆、西太后陵墓？”

张岐厚点了点头。

北平，中国饭店。

谭荣久穿着长衫，会见玻璃厂古玩铺尊古斋馆掌黄百川。

黄百川：“你带来多少货？”

谭荣久打开皮箱：“不多，请过目。”

黄百川眼睛一亮，皮箱里满是象牙、珍珠、玉石、金佛像等奇珍异宝。

谭荣久关上皮箱。

黄百川拿出银票，忽然，便衣侦缉队冲进来。

谭荣久见状大怒：“怎么，光天白日想打劫吗？”

便衣一枪托打过去，让人绑上，推搡带出，黄百川也被带出。

北平，华清池。

便装的谭温江带几个便衣卫兵入内，正脱衣服，忽然冲入一伙警察，卫兵们迅速拔出手枪，顿时，澡堂内枪声大作，谭温江寡不敌众，被警察抓住。

警察局里。

警官指着谭荣久：“谭温江，这人你认识吗？噢，装哑巴，这人是你的弟弟。这里有些珠宝是从你住的旅馆里搜来的，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不开口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

谭温江怒睁双目：“你敢！”

警官：“嗨，嘴还挺硬的呢。拉下去，大刑伺候！”

街上。一报童手持《中央日报》等报纸，满街叫喊：“东陵被盗，乾隆、慈禧墓被盗，元凶是国民革命军十二军军长孙殿英！”

蓟县，孙殿英军部。

孙副官匆匆跑入：“大爷，不好了，东陵事发。”

孙殿英：“慌什么，慢慢说。”

孙副官：“谭师长卖珠子事发，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扣押。国民政府还发出通缉令，通缉大爷您。”

孙殿英沉默片刻，取下九龙古剑舞起来，舞毕，平静地说：“拿些珠宝，打通关节，没事。”孙殿英与孙副官耳语，孙副官连连点头。

孙殿英：“你们知道一个人要做好哪两件事，方能为人上人？”

孙副官：“大爷所指何事？”

孙殿英提高嗓门：“第一怎样把钱弄来，第二怎样把钱撒出去。钱弄来不易，撒出去更不易。骑马要骑得巧，耍人要耍得好，还要撒

钱撒得呱呱叫。有了钱不会撒，撒得不得其时，不得其人，都不行。我看从古到今的大人物，都是干的撒钱、耍人的活儿。”

北平，“别一村”妓院。

男装的川岛芳子进入“别一村”大厅，胖得像企鹅一样的老鸨迎出来，尖声尖气地说：“哟，哪方来客长得这么帅？配上我们的姑娘，真正是珠联璧合了。”

川岛芳子坐下，一姑娘上茶。

川岛芳子：“你是这里的大娘？”老鸨点头，川岛芳子拿出一封信，递给老鸨，老鸨看完，恭敬起来：“多有不恭，芳子小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川岛芳子：“我奉上司命令，到北平了解东陵失窃事件。有关孙殿英十二军军官来这儿游乐，特别要加以注意。”

“是，我一定照办。”老鸨如鸡啄米般点头，正说着，瞥见两个穿长衫的进入“别一村”，忙对川岛芳子使了个眼色，快步迎出去，“王参谋长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你把我们姑娘都忘了。哟，这位先生面生，王参谋长给我们引见引见。”

王参谋长：“大娘，这是我一位做生意的朋友。我们有点事，先不要请姑娘，要时，我们会叫的。”

老鸨：“行啊行啊，请随意。”

戴笠面带笑容，频频点头。

老鸨把他们让进一房间后退出。

川岛芳子在门外闪现，与退出的老鸨耳语。

戴笠与王参谋长喝着茶。

王参谋长压低声音：“戴科长，这次来北方有何贵干？在蒋总司令身边工作一定发了，到时要帮助帮助小弟啊。”

戴笠：“王参谋长，兄弟要麻烦老兄一件事。对东陵盗宝事件军事法庭会公审，请老兄注意九龙古剑的走向。古剑是宝贝，属于国

家，哪能被个人占有？”

王参谋长：“科长说得对，理应效劳。”

老鸨带着浓妆的川岛芳子笑吟吟进来，川岛芳子：“先生请用茶。”为两位洒茶。

王参谋长：“这位姑娘好面生，哪里来的？”

老鸨：“这是新来的金小姐，唱一口好曲儿。”

王参谋长：“我这位朋友喜欢京剧。你看来段什么？”

戴笠：“来段《拾玉镯》吧。”

川岛芳子有板有眼地唱起来。

戴笠合着拍子，摇头晃脑：“不错，有韵味儿。”

川岛芳子娇声问戴笠：“先生叫什么名字，做什么生意？”

戴笠：“金小姐，我们来做笔大买卖。”要拉川岛芳子。

老鸨带着两个浓妆艳抹的女郎进来：“哟，两位先生，这金小姐还没接过客人，怕生呢。我给你们请来两位姑娘，保证服侍得你们满意。”

大厅里。

川岛芳子：“大娘，亏你解围，这两个人难榨油水。”

“大娘，大娘。”孙副官大叫。

“哟，这不是孙副官吗，听说你们最近发财啦。”老鸨对川岛芳子使了一下眼色。

孙副官：“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。”

老鸨：“你跟着孙殿英发财，把我们姑娘都忘了。”

孙副官：“这不，我抽空看你们来了。”

川岛芳子注意地看着孙副官。

老鸨：“这位金姑娘是新来的。金小姐，陪陪我们的孙姑爷。”

川岛芳子挽起孙副官进入房间。

川岛芳子上茶，孙副官死死盯着她，将她一把拉到自己身边。

芳子挣脱：“你急什么？近来你们发大财了，听说孙军长有把九龙古剑。”

孙副官：“什么九龙古剑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姑娘家的，管那号闲事干啥？”说罢，向川岛芳子扑去。

中山堂。东陵盗案军法公审谭温江。

审判长商震、数位审判官着军装排坐，王参谋长也在场。

商震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年龄？何方人氏？”

下面没有声音。

商震：“谭温江师长，请你过过手续吧。”

谭温江：“你既然知道了，还要问什么呢？”

商震：“请你委屈一下吧，你的珍宝从哪里来的？”

谭温江：“进剿东陵马福田部缴获的。”

商震：“听说还有一把九龙古剑？”

谭温江：“这个我不知道。这些珍宝只是想换几个钱，贴补军需。”

孙殿英军部大院。

川岛芳子跨进门来。

孙副官走来，看着男装的川岛芳子，不由一愣。

芳子：“孙副官，不认识啦？”

孙副官惊喜地：“啊，是金小姐，请进，请进。”把川岛芳子让进一房间。

大厅里，墙上悬挂着拂尘与黄绫包裹着的宝剑。

孙殿英正坐在桌边。

孙副官匆匆进来，虔诚地说：“大爷，我那儿来了一位女客，想请天假。”

孙殿英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哪来的女客，长得俊不俊？”

孙副官：“‘别一村’的，长得像位女神仙。”

孙殿英：“你去吧，这里再拿一千块大洋。人生在世，应该好好乐一乐。”

孙副官：“谢谢大爷。”

晚上，一桌酒席。芳子不停地为孙副官敬酒，孙副官舌头有点打滑。

芳子：“孙副官，你给我大洋，我不稀罕，我想问你要点宝贝。”

“宝贝？我有，我有。”孙副官从箱子拿出一串珍珠项链，“拿去，只要你好好服侍老子，老子不会亏待你。你别小看这串项链，这是乾隆爷用的。”

芳子收下项链：“我想看看九龙古剑。”

孙副官有点酒醒的样子：“九龙古剑？哪来九龙古剑？”

芳子作嘤：“我要看嘛，我要看嘛。”

孙副官：“姑娘家问那号事干啥？”孙副官边说边搂着芳子乱吻。

芳子挣开，斟酒，孙副官昂首喝光，芳子扶孙副官上床。

半夜，孙副官卧房。

孙副官鼾声大作，芳子起来，叫了几声，孙副官依然鼾声阵阵。

芳子悄悄下床，向门外走去。

大厅，拂尘与黄绫依稀可见，芳子蹑手蹑脚走到墙边，双手有点颤抖地取下黄绫包裹，小心翼翼打开，是一把一般的宝剑，芳子失望地重新挂上去。

孙殿英卧房。孙殿英打鼾熟睡，芳子如鬼魅般闪入。

铁狮子胡同。

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在一行人陪同下走到一房门前。

一军人打开房门，楚溪春：“谭师长，受委屈了，上峰宣布释放你。”

谭温江长衫马褂，一脸横肉：“楚司令，我的东西呢？”

楚溪春态度谦恭：“谭师长请放心，一并归还，一并归还。”

“别一村”。戴笠与王参谋长对饮。

戴笠：“仁兄，谭温江之事审得如何？”

王参谋长：“谭温江咬定珠宝是进剿马福田部缴获的。现在已宣布谭温江无罪释放，那个孙殿英随从兵张岐厚和他的同乡倒了霉，判了几年徒刑，整个案子算了了。”

戴笠塞过一张银票：“可惜九龙古剑没有着落。”

老鸨进来：“两位先生，要不要请姑娘？”

王参谋长：“怎么没见那位金姑娘呢？”

老鸨：“从良啦，做了一位阔人的姨太太，享福去了。”

戴笠：“好了，我有笔生意在身，先告辞了。王兄既然来了，尽管留下，好好乐一乐。”

一九三一年，上海。

报童边走边喊：“请看报来看报，末代皇帝溥仪，十一月十一日从天津逃到东北，甘心做日本人儿皇帝。”

百乐门舞厅。

一花枝招展女郎与几个穿军装的军官搭讪，接着女郎与一军官步入舞池，亲亲密密。

戴笠坐在舞厅一角喝咖啡，惊奇地看着舞池里的女郎。